

山村幸福年(外一首)

■ 碧青

当我撕掉最后一张日历
新年就伴随着钟声姗姗而来
山村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红灯笼也成为乡村最美的一抹亮色
喜庆盈盈呵
凝望着那堆积如山的仓廩
老人们将神话和丰收
交织成幸福的笑靥
于是,所有的满足与欢乐
融汇成阳春白雪
化作戏台楼上唧唧呀呀的提琴戏
成为一道融入心灵的风景
成为山里人幸福所在真实写照

山里的积雪
昭示着一个富足丰年
村庄在忙忙碌碌的春节中辉煌

家家户户的门头上
红对联凝聚着一家人的期盼
屋檐下,风雪抒写着乡村所有的欢乐情节
我那朴实的乡亲们
在最富创意的除夕之夜
于摇红摇绿的
充满了市声的城镇采购心愿
装饰着年关丰盈的年货
家园在风情万千的土地上
祭祀祖先,载歌载舞
把春节穿戴得珠光宝气锦绣如春

立春了,在这炎黄子孙牵肠挂肚的节日
在鞭炮密集的喝彩声中
一枝新桃换去了旧符
人们沐浴在新年的春风里
一种祥和之气照耀着我的灵感

于是,我举起杯中的屠苏酒
邀请缪斯作客

元宵节舞狮人

春节过后便是元宵了
故乡那生龙活虎的山里汉子
用那结满厚茧的侍弄庄稼的双手
不停地打扮着正月悠闲的日子
让富得流油的正月
穿红戴绿,韵味无穷
在走村串户的祝福声中
抑或是喧天的锣鼓声中
放射出节日的光芒

我的父老乡亲
当你雄赳赳气昂昂大踏步走上舞台

你那永远执着脉脉温情的手指
渐渐地触及用心血营造的
曾经吼红东方的苍苍的狮体
乡亲们便春风无限激动不已

呵!故乡的舞狮人
你用红色布匹遮挡住钢铁般
翻飞的肉体
踏着锣鼓的节点
把年俗演绎得惟妙惟肖
你在妻子送来的壮胆的烈酒中
发醉着胆量与无穷的力
几个飞跃,几个跳腾
双腿便踏在方桌的顶端
舞蹈出一片发自内心的掌声与喝彩
于是,急骤如雨的锣鼓
把火红的元宵节推向高潮



自己的冬天

■ 李晨

冬天像一枚邮票,邮来了童年的记忆。
记忆里的冬天,呼呼带哨的东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得脸蛋儿针扎似的疼。那时家家户户住平房,没有暖气,取暖全靠煤球。对大人而言,冬天是漫长而煎熬的,可对于孩子来说却是有趣的。

乡村冬日的早晨寒冷而喧哗。虽然孩子们不出屋,但也总能找到乐子——玻璃就是最佳的天然画板。孩子们在窗棂上用手指随心所欲地创作,不用哈气,第二天早上的冰花,又是一番风景。读冰花,对着冰花讲故事,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家家户户传来孩子的欢闹声,可谓“儿童冬学闹比邻”!

冬日的上午温暖而妩媚。趁阳光正好,几个小伙伴相约到村南的大坑边,看到满坑塘晶莹如玉的冰面,便忘记了爹娘“不要去冰上玩的嘱咐”。宋代杨万里在《稚子弄冰》里这样描述:“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那时我们可不满足敲冰听响声,我们玩得最多的是滑冰,也叫打溜滑。在冰上快跑几步,双脚一站,借着惯性在冰面上出溜溜滑出去老远。有时,我们拿捡来的枯树叶在冰上烤火,把冰面融化一个碗口大的小窟窿,然后轮流趴在洞口好奇地观察冰层下的小鱼、小虾,偶尔也会捉到一两条小鱼,烤着吃。咯咯咯,满坑塘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冬日的下午满怀期待与憧憬,因为雪常常是此时下起来。“雪粉华,舞梨花,再现烟村四五家”。雪后整个村庄笼罩在童话世界里。我们堆雪人、打雪仗。转个大雪球子,往你脖子里塞。跑着,叫着,在雪地里打滚……那时没有相机,却将美好留在了记忆深处。天黑了,胡同里传来爹娘的叫喊声。娘给做的棉靴已经湿透,手上的冻疮裂开了口子,战战兢兢地回家,接受责罚。那时三口之家很少,三四个孩子不稀奇。每家每户一日三餐也差不多,晚餐都是玉米粥配咸菜疙瘩。不要小看这碟酱菜,足以吃到撑,且十分满足。

冬日的晚上安稳而惬意。吃完饭,一家人在灯下各做各的事情。父亲喜欢冲杯花茶,自斟自饮;母亲则在灯下缝缝补补;我和弟弟喜欢在被窝里看书。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睡前阅读的习惯。尤其冬天,无论是围炉夜谈,还是青灯一盏,拥被而读,都让我感觉温暖。

回忆是一件温暖且浪漫的事,到曾经的岁月里走一走,把童年的生活片段捡拾起来。童年的冬天美丽多姿又富有情趣,让人遐思不尽,回味无穷。

转眼时光飞逝,我已走过36个冬天。生命像一趟旅程,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路过沿途的风景。有时生命若水,石过处,惊涛拍岸;有时生命似梦,回首处,梦过嫣然。其实,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冬天,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记忆里都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的人和事在时间的光柱上刻画着属于自己的心路历程。

其实,心的征程,便是人生的征程!

新年是一首歌

■ 杨晓艳



时光流淌,不知不觉新的一年又来了,它宛若一首歌,既欢快地唱响喜悦与红火,又拨人心弦,意境绵长,让人生发无限感慨。

新年是一首喜庆的歌,流光溢彩,家家户户大红灯笼高高挂,灯笼不停转动,闪烁着璀璨绚丽的光芒,照亮了新年的夜晚;大红春联贴起来,墨香氤氲,寓意美好,宽阔的门楣刹那间就明媚生动;巧手的媳妇们还要把精心剪好的窗花,小心翼翼地贴在窗户上,美丽的窗花宛若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分外迷人;最后再把形形色色的年画贴满屋子,有栩栩如生的鲤鱼,寓意年年有余;有胖嘟嘟的娃娃,圆润可爱的面孔,或手持莲花,或手持祝福语,喜上眉梢。家,瞬间就洋溢着喜庆和满满的过年气氛。

新年是一首团圆的歌,它如同一块磁铁,深深吸引天南地北的人们回家,哪怕路途再遥远,生活再忙碌,也改变不了回家的念头,早早规划回家的旅程,脑海中无数次幻想回到家乡的场景,所有刻骨铭心的思念即将化作重聚的喜悦,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在风尘仆仆的舟车劳顿之后,尽管无比疲惫,或又冷又饿,但与亲人拉着家常的温馨,吃着久违美食后的满足和回家与亲人团圆的幸福,都是对自己辛苦一年最好的回馈。

新年是一首感恩的歌,辞旧迎新之际,我的心里洋溢着浓烈而真切的感恩之情。这一年来,感恩家乡的父母时刻牵挂着我,兄弟姐妹惦念着我,感恩在我遇到困难时,无私帮助我的至亲好友;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感恩爱

人的朝夕陪伴,尽管于柴米油盐中,偶尔会有不愉快、不舒心,但总会相互体谅;感恩我的孩子,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小小的男子汉了,常常分享他学习上的一次又一次进步,令我十分欣慰,更有动力去努力拼搏,成为孩子的榜样;在事业上,感恩贵人的无私指教,让我茅塞顿开,日益精进……

新年是一首祝福的歌,跨进新年的门槛,每个人都怀揣着新的理想,有着更高的目标与追求。祝福父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祝福爱人在新年里事业更上一层楼,祝福孩子新年学习进步、学业有成,祝福亲朋好友万事顺遂、心想事成,更要祝福我们伟大祖国在新年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取得新成就,再上新台阶,再铸新辉煌,更加繁荣昌盛……

新年新气象,它是一首唱不尽的歌,这动人的歌声贯穿着生活的踏实与幸福,希望与期待,温情与充盈,鼓舞着我们满怀信心,向下一个春天出发,走向更加红红火火的岁月。

大漠冬天也妖娆

■ 王兴仓

当残留在枝头的树叶收缩毛孔开始冬眠的时候,当呢喃缠绵叮咚流淌的泉水不再欢唱的时候,当雪花飞舞,莹白一片时,冬的气息已弥漫大漠戈壁的每个角落、每寸肌肤,冬的气息愈加浓烈,冬的味道越加浓郁。

或许你还留恋绿意盎然、山花烂漫、鸟儿啁啾、阳光明媚、绿草幽幽、流水潺潺、牛羊满坡的春天;或许你还青睐彩蝶飞舞、蝉鸣蛙曲、五彩缤纷、花香四溢的夏天;或许你还钟情硕果累累、沁人心脾、枫叶如火、层林尽染、林海漫漫、满目金色,一览无余的秋天;冬天似乎被你忽略淡忘遗忘,谁说荒芜落寞、寒冷、满目萧瑟、凄风苦雨是冬天的代名词,其实世上不会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你看,在你毫无知觉时、在你安然入梦时,已是“一夜梨花开”。在某个清晨,那悄然来临,无声无息的雾凇将圣洁的白色挂满树枝,给万物自然清爽的妆容,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美丽的邂逅。在薄雾里那雾凇仿若仙境,恍如天庭,如梦如幻,给人一种朦胧之美,透着一种秀美沁凉的飘逸之美,这是大自然的完美馈赠。那一棵棵胡杨、红柳好似刚出浴的少女,清新自然,不添加任何修饰,不施粉黛,清新脱俗,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自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也像一位冰美人,不娇柔,不做作,不献媚,不争宠,有一种冷艳的美。在微风中舞动着婆婆的腰肢,在芬芳的阳光里映

透着羞涩的微笑。也不乏黛玉之美,柔柔弱弱,娴静含蓄,多愁善感,低垂着长长的睫毛,清澈的眼眸里装满满腹的心事与忧思、优雅与寡断。

你瞧,那系着白裙的雪姑娘,身着缀满闪亮宝石的纱裙,如孤傲矜持的公主迈着轻盈的步子,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东张西望,似徘徊,似回眸,悄无声息,悠然飘落。也如一位美丽动人的花仙子飘然而至,亲吻着大漠的肌肤,舞动着婀娜的身姿,躺卧在大漠戈壁宽阔的臂弯,广阔的胸怀。雪花洋洋洒洒,婆娑飘舞着,热情地舞蹈着,妖娆地舞动着肢体,轻撩神秘的面纱。

这六出玉团洋洋洒洒地下着,如变幻莫

测的精灵,活跃而调皮,照亮苍凉,也给大漠戈壁增添了浪漫祥和的气息。整个世界银装素裹,苍茫的原野生动起来,玉树琼枝雀跃欢喜起来,使人仿佛进入童话般纯洁的雪世界,纯洁清静,圣洁得不染纤尘,洁白得堪比白云。

雪中玩着、闹着、乐着、奔跑着、追逐着、嬉笑着,欢笑的人们萦绕在雪飘中,也陶醉沉醉沉浸在欢快的氛围里、放松的愉悦里、悠闲的惬意中、舒爽的空气中。雄浑、轻柔、优雅、从容、清冽、雪飘、洁白构成了冬天特有的美、独特的美。

靓丽冰封,万里雪飘,大漠的冬天也多情,大漠的冬天也妖娆!

雪村的一抹中国红

■ 陈泉辛



年关岁杪,又到了万家团圆、阖家欢乐的春节了。每一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想起父亲和风雪中的故乡,以及雪村中的一抹中国红,心中不禁暖意融融!

父亲非常喜欢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楹联及诗词情有独钟。在故乡老宅的阁楼里,至今依旧珍藏着他的一些关于对联的手抄记事本和几本封面发黄、揉得起皱的《中国民间对联》《实用春联大全》以及一本古籍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千家诗》,还有一本几乎都看的《农家万年历》,父亲把这几本书视如珍宝,记得我少年时代在山里居住的时候,父亲就与这些书籍相依为伴,白天干农活,自己随口占一些山歌,晚上则在油灯下用笔写写画画,自己创作或者记录一些春联。

父亲对楹联有着特殊的情愫,在家乡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但父亲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几天书,父亲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兵荒马乱,加之家境贫寒,为了购买一支毛笔,年幼的父亲都要背着火纸跟随在爷爷身后步行几十里山路到汀泗桥老街的换回学习所需。父亲读书不多,解放前只在私塾读过几年蒙馆。学过《三字经》《百家姓》《大学》《论语》,后来也读过民国时期的国文,父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对传统国学尤其热爱,对自己不懂的书,就登门拜访村里老学究王义行老先生,王义行老先生饱读诗书,在旧社会教过好几年私塾,在赤壁老虎岩村是公认学问最深的老先生,王老先生和父亲私交甚笃,两人经常利用三余时间在春天的田埂上、在夏日的祠堂里、秋日的山林间、冬日的火塘前讨论国学,十几年来,父亲的学问也日渐见长。除此之外,父亲也在随阳乡

供销社做收购员期间学会了珠算,对于乡下读书人热衷的“对对子”、写对联。父亲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就坚持每年都编写对联,不仅为自己家里写,也为左邻右舍写。不仅不收取别人的钱,有时候连笔墨纸砚的钱也免收,因此深得邻居们喜欢。

在我的记忆中,每年到了腊月下旬,父亲都要到小镇上打年货,顺便把写春联的笔墨纸砚都买齐了。待到大年三十这一天,父亲给耕牛喂过草料之后,就会坐在火塘边乐呵呵地拿出一本《实用春联大全》,用圆珠笔作记号,然后把八仙桌搬到祠堂中间,拿出文房四宝,先

洗笔,再把一瓶刚刚开封的墨汁倒在常用的一只青花瓷的小碗里,再把红纸铺开剪裁,接下来,父亲把红纸折成有小方格的印痕,然后展开,铺开。紧接着抓起狼毫毛笔,蘸上浓浓的墨汁,对准小方格的印痕在红纸上提笔挥毫。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不算好,在读私塾时练过颜真卿的字帖,写得字比较中规中矩,但是他每年都坚持写,每一次都写得非常严谨。每次写好对联之后,父亲把墨迹未干的对联放在地板上风干,然后把对联仔细地审视一番,如果有些许不满意,一定会推倒重来,父亲为写好一副对联,有时候重复两三次,如果写得满意,父

亲不免自我陶醉一番。父亲不仅自己写,也要求我学习撰写对联,我记得我第一次写的一副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每年过年,山里大多时候都会下一场雪,在风雪弥漫的夜晚贴对联,确实是能够陶冶人的情操的事情。父亲写对联,不仅讲究平仄、讲对仗,更注重与时俱进,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每年过年远远邻居找他写对联,他都乐意为之,并能够根据村子里不同家庭的不同情况写出富有特色的对联,深受邻里的欢迎。正因为如此,父亲在大年三十那一天,为村子里多户人家撰写了数十副对联。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吃完年夜饭之后,母亲把面粉熬好,搅拌成浆糊形状,父亲对我说:“快过来,帮我贴对联!”我于是站在一旁帮助父亲搭把手,自己家的正房、书房、伙房的对联刚刚贴好,就有人邻居过来唤父亲:“和安三爷,快帮我看看对联贴反了没有?”“和安哥,快帮我看看对联贴反了吧!”外面滴水成冰,父亲呵着热气,挨家挨户地帮人家贴对联,反复叮嘱人家不要把对联贴反了。在父亲的悉心帮助下,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按照规则把对联贴得方方正正,这些富有喜庆色彩的“中国红”,在大雪覆盖着的山区村庄里,显得格外热烈和喜庆、祥和。此时此刻,大山里家家户户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父亲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乐得像神仙似的。

光阴荏苒,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双苍老的手再也不想像过去那样,握着毛笔能够挥洒自如了,平时看书也需要戴上老花镜。我也从农村走到城市,安居乐业,回家过年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对对联这个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但自己很少亲自动

手撰写了,最多是到古玩城找一个书法大师帮我撰写几副,也算是相当重视了。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播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诗人王安石的《元日》,画面出现:“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我蓦然想起了乡下的老父亲。于是,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过年贴春联的人性化的画面,我的眼睛渐渐地湿润了,连忙掏出手机拨通了父亲电话。我告诉他说:“今年不需要再写春联了,我会从超级市场购买几副带回来贴上……”他在电话那头十分不乐意地说:“不要乱花钱了,外面的对联价格很贵,家里的红纸、笔墨我都准备好了!”我知道我无法改变父亲的爱好,于是对父亲说:“好吧!今年我回家过年,和您一起写对联!”父亲高兴地挂断电话,我想,现在社会进步了,时代发展了,每次临近春节,家乡小镇上的街头巷尾到处是卖对联的,又何必自己亲自动手写呢?可父亲的兴趣爱好如此奇特,有时候是无法改变的,就像赌徒手里的赌具,书生手里的书本,是丢也丢不掉的。我还想,父亲为家乡乡亲写写对联,这种生活也许非常适合他,让他过得更加健康、充实而有意。

